



代价，换取了自由。但这时候，唐路权力感的丧失，让他开始相信必须毁掉拉姆才能重新夺回控制权，这也是诱发操纵者在后来阶段里走向杀人的临界点。

和唐路一样，大部分操纵者都会对谋杀作出计划，有人会盘算杀人的方式和手段，有人会精确计划如何实施，还有人不仅会策划杀人还策划如何逃脱，通常他们还会借助网络完善杀人计划，比如，购买一整套杀人工具，书籍、刀具甚至可能用到的物品。

发生在2016年的上海杀妻藏尸案，凶手朱晓东在争吵中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杨俪萍，并把她的尸体藏于冰柜中长达105天。事发两个月前，朱晓东就购买了《死亡解剖台》《死亡哲学》等书籍，其中他的藏尸手法也与书中所描述的案例多有雷同。

香港名媛蔡某凤碎尸案现场证据也揭示，房间内的墙壁上，精心挂好了帆布，为的就是防止杀人时血液溅到墙上留下证据，用来行凶的地点也地处偏僻，久不住人，异常安静。

在几乎所有亲密谋杀案中，操控者行凶前后均有或多或少的反常表现。在决心杀死唐娜前的一段时间里，文森特不再观看一部名叫《科里》的电视剧——这是文森特保持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；在另一起案件中，凶手下定决心杀人前，移动了家里的沙发，而这个沙发20年都没有被移动过位置。

杀妻碎尸的许国利，在镜头面前神色泰然地讲述妻子失踪的前后经过，笃定“她肯定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她出不去的”；跟来女士的家人讲，“找不着就不用找了，出去玩几天，可能就回来了”。有媒体报道，被捕前一天，碰到同小区的居民，丈夫还骑车笑着打招呼。“许国利面对妻子的离奇失踪过于镇定自若，是其反侦查行为的表现，也让其疑点上升。”向静分析，“此外，从心理动力学的观点来看，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和纠纷可能触发个体内心的冲突，许国利可能试图通过暴力或谋杀来解决或逃避内心冲突。”

根据公开媒体报道，许国利炒股欠下百万元贷款，向来女士借钱

上图：杀妻碎尸的许国利在媒体面前陈述妻子失踪的前后经过时，神情镇定。

遭拒绝，还被破口大骂，他自称日子过得憋屈，被逼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。“现实原因上看，许国利是为经济利益杀妻，而从心理学角度上，他将自己内在的自尊受损、焦虑、愤怒不安等统统痛苦归因于伴侣，并将其视为外部威胁，报着侥幸心理妄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掉眼前的问题，摆脱自己内心的痛苦。”向静说。

嫉妒、暴力与性别焦虑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亲密关系里的凶杀案往往伴随着“过度杀戮”和“持久性暴力”。

在这类案件中，行凶的过程是充满着愤怒的，“几乎没有一刀身亡、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”，受害者大多在临死前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操纵和虐待。吴国宏认为，再计划周密的犯罪，在最后行凶那一刻，仍旧需要动物性的冷酷凶残，在精神分析层面，“泛性”本能中包含生与死两个方面，前者与生殖、繁衍相连，后者就与攻击、杀戮相关。

而在很多时候，孩子也被视为计划中的重要一环——他们要么是被当成“附带伤害”被杀害，要么被故意安排目睹自己母亲的死亡，以此留下长久的、不可抹去的伤害。

7月10日，长沙街头杀妻案中，受害者张莉因发现丈夫重婚提出离婚，在离婚官司开庭前两天，张莉还未下班，17岁的女儿前往张莉公司拿钥匙，没想到，丈夫贺敏也尾随其后，找到下楼出来的张莉，当着女儿的面，从身后直接杀死了她。警方调查取证发现，贺敏曾对张莉